

热历史·生活在宋朝

宋朝住旅店有条例保障

如果你生活在宋朝,要外出经商、旅游、赶考,不用太担心露宿街头或野外,因为宋代的旅店业很发达,“州府县镇,驿舍亭铺相望于道,以待宾客”(《宋会要辑稿·驿传》)。

宋朝旅店盛行

旅店,宋人又称邸店、客邸,有一句宋诗说,“邸店如云屯”,便是形容旅店之盛况的。

即使在郊外乡村,也出现了邸店,宋画《山店风帘图》描绘的就是一处乡下旅店,位于山道旁边,有三间大房屋,一根长竿将风帘(旅店招牌)高高挑起,迎风招展,店门口还有住店旅客带来的牲口与货物,山道上过往的商客、货车络绎不绝。宋人的乡村旅店并非个别,而是很

常见,由此也可以想见宋代旅游业的兴旺与人口流动的频繁。

繁华的京城更是客店如云了。周密在《武林旧事》中记载,临安的“三桥等处,客邸最盛”。这些客邸,有些是官营的,有的是民营的。《清明上河图》中也画了几家邸店,如“孙羊正店”的斜对面,竖着一个招牌,上书“久住王员外家”。“久住”是宋时旅店业的常用语,这家旅店大概是一个叫做“王员外”的富户开设的。

宋朝旅店墙壁上多有“题壁诗”

宋朝的“题壁诗”特别兴盛,旅店的墙壁上也多“题壁诗”,有些驿站还设有“诗板”,专供旅人题诗。大概旅途寂寞,需要借诗遣怀。宋人周辉在一次旅行的途中,即以观看旅店“题壁诗”为乐:“邸亭客舍,当午炊暮宿,驰担小留次,观壁间题字,或得亲朋姓字,写途路艰辛之状,篇什有可采者。其笔画柔弱,语言哀怨,皆好事者戏为妇人女子

之作。”(《清波杂志》卷十)那时候的诗壁,大概就类似于网络时代的BBS吧,那些“题壁诗”就是网络上的帖子,有人题诗,还有人和诗,就像今天的“跟帖”。周辉曾在一家旅店墙壁上读到一首署名为“女郎张惠卿”的诗:“迢迢投前店,飏飏守破窗。一灯明复暗,顾影不成双。”回程时,发现“和已满壁”,“跟帖”非常多。



《清明上河图》局部

宋朝政府出台条例保障住店旅客安全

人在旅途,往往孤单无援。为保护旅客安全,宋政府出台了对待邸店的管理条例。其中有一条读来特别有温情:“客旅不安,不得起遣。仰立便告报耆壮,唤就近医人看理,限当日内具病状申县照会。如或耆壮于道路间抬昇病人于店中安泊,亦须如法照顾,不管失所,候较损日,同耆壮将领赴县出

头,以凭支給钱物与店户医人等。”

意思是说,宋政府规定,旅店如发现住店的客人得病,不得借故赶他离店,而是要告诉当地“耆壮”(民间基层组织的首领),并就近请大夫给他看病,并在当日报告县衙。如果当地人发现路有病人,抬至旅店,旅店也不得拒

绝,还是按照程序请医生、报告官府。等病人病情稍轻时,店家便可以同“耆壮”一同到县衙结算,按照所花费的开支报销医药费、饮食费等。

这一条例收录在宋人李元弼的《作邑自箴》中。我们不能不承认,这是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一条规定。

(摘自《生活在宋朝》)

穿越到宋朝的一天

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:“如果让我选择,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。”但又有人考证过,这其实是讹传说的说法,汤因比并没说过此话。不管他是否这么说过,此话的广泛传播,倒也说明“生活在宋朝”确实能引发众多共鸣。如果换成“我愿生活在朱元璋时代”试试?看多少人会响应。

事实上,不少名人都表示过“如果让我选择,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”的意思,如果可以穿越历史,宋代中国的确是最优的选项之一,因为宋人的生活与我们熟悉的现代生活比较接近。

宋朝吃喝玩乐的条件十分成熟

别看“大唐盛世”的名声很好听,但真让现代人回到唐朝,可能会感到极大的不适。别的不说,就说坊市制度与夜禁制度吧,城市中的商业区(市)与生活区(坊)是相隔离的,你居住的坊不准开设商店、市场、酒店,你想喝杯小酒,只能跑到定时营业的“市”里。入夜,坊门开始关闭,街路清场;要是夜晚上街溜达,便属于“犯夜”,

会被抓起来打板子的。唐朝还保留着中世纪式的良贱制度,你如果是贵族还好,万一是贵族家的奴婢,那便是贱口,没有法律地位,没有国民身份,如同牲畜,是主家的私有财产,主人可以像牵牲口一样牵着你到市场上卖掉。

如果你穿越到宋朝,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宋朝时,坊市制已经瓦解,夜禁也松弛下来,街市上到处

都是商铺,城市的夜生活非常丰富。迁徙自由,只有进出要塞的关禁时,才需要办理“公凭”(通行证)。良贱制度在宋代也趋于解体,除了少数官妓之外,所有的国民都是法律意义上的自由民,具有平等的法律身份。那么,假设你穿越到北宋东京或南宋杭州,你一天24小时的生活将是什么样子呢?



宋朝市民在集市买东西

报”,只不过假托“朝报”(机关报)之名而已。

住的:

一般民宿一晚50文钱,折算成人民币约二三十元

你穿越到宋代城市,首先需要一个栖身之所。对于一名生活在宋朝的人来说,外出经商、旅游、赶考,不用太担心会露宿街头,因为宋代的旅店业很发达。只要你有钱,就不愁找不到舒适的宾馆、民宿。宋朝客店的住宿费也不算贵,一般的民宿,住一晚大概收50文钱,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,大约是二三十元。

在客店安顿下来后,你就可以洗个澡、吃顿饭,然后美美地睡上一觉了。第二天清晨,你会在响亮的报晓声中醒来。报晓的通常是城市寺院的僧人,在北宋的开封,“每日交五更,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,循门报晓,亦各分地方,日间求化(化缘)”。诸趋朝入市之人,闻此而起”。南宋的杭州

也一样,“每日交四更,诸山寺观已鸣钟,庵舍行者、头陀打铁板儿或木鱼儿,沿街报晓,各分地方”。听到清脆的铁板儿声响,你便知道天快亮了,可以起床洗漱了。洗刷完毕(宋朝市民已有刷牙的习惯了,市场上也出现了贩卖牙刷的铺子),吃过早点后,你还可以买一份新闻报纸,了解一下最近几天的朝野时政消息——你没有看错,大约从北宋末开始,东京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商品化的报纸,叫“小报”“新闻”。《靖康要录》中记载,“(开封)凌晨有卖朝报者”。这里的“朝报”并不是官方出版的邸报,因为邸报是免费发给政府机关的报纸,不会进入市场。报贩子叫卖的“朝报”实际上应该是民间雕印与发行的“小

吃的:

东京是美食天堂,酒楼林立,菜品丰富



宋朝市民在酒楼点菜

宋代是美食的黄金时代,今天任何一名厨师必须掌握的烹、

烧、烤、炒、爆、煎、煮、炖、卤、蒸、腊、蜜、葱烧等烹饪技术,正是在宋朝成熟起来的。因为宋代时,食物开始丰盛起来,人们有了更闲适的时间、更从容的心思来琢磨饮食,研究烹饪之道。北宋东京则是美食的天堂,有人统计过,《东京梦华录》中共提到100多家店铺,其中酒楼和各种饮食店占了半数以上。《清明上河图》描绘了一百余栋楼宇房屋,其中可以明确认出是经营餐饮业的店铺有四五十栋,也差不多接近半数。所以,如果穿越到北宋的东京,不用

操心吃的问题。

如果你身上的钞票足够多,不妨寻个“高大上”的酒楼吃喝。你一进酒楼,马上就有人招呼座位、写菜单,想吃什么,请随便点。这些饭店的菜品非常丰富,点菜后,很快就会上菜。

饭店的服务也很周到,简直将顾客当上帝看待,饭店伙计若是服务不周,被客人投诉,则会受到店老板叱责,或者被扣工资甚至炒鱿鱼。

宋朝精致的美食及贴心的服务,一定可以满足你一颗吃货的心。

玩的:

白天能游园林,累了能到茶坊休闲

如果遇上春季,天气又不错,可以在东京(或杭州)的园林游玩一番。宋朝的城市园林,不管是私人园林、寺观园林还是皇家园林,这个季节都是对市民开放的,任士庶游赏。在宋代,开放私家园林是一种社会习俗,定期开放皇家林苑则是一项国家制度。

如果你想出门游玩,交通也极便利。在宋朝,可以租马或者租马车。开封的市民出个门,路程稍微远一点,都会租马代步。这也说明了东京城内出租脚力的服务业应该还是比较发达的,租四匹马还是挺方便的。即使是夜晚二更时分,市间也有马出租。

如果你不认识路,那也不要紧,可以请导游。导游作为一种职业,最早可能就出现在宋代。当然,请导游需要花费一笔钱。如果你想节省一点,也可以自己买一份旅游地图。宋人将地图叫做“地经”“里程图”。宋代的“地经”,确实已经比较接近旅游地图了,图上标注有临安的道路、里程、可供歇脚的旅店等,游客“按图索景”,很是方便。

晚上夜生活丰富,能看魔术、杂技表演

夜生活,并不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的。只有到了宋代,宵禁之制被突破,城市中才可彻夜灯火通明,笙歌不停。可以这么说,中国社会的繁华夜生活是从北宋开始的。宋朝前期还保留着夜禁制度,不过夜禁的时间已经大大缩短了。宋初将夜禁的起始点推后到“三鼓”(约是现在夜晚11时),夜禁结束于五更(现在凌晨3时左右)。换言之,唐代的夜禁时间为9个小时,北宋初的夜禁时间只有4个小时。

到北宋后期至南宋时期,夜禁制度已经名存实亡,市民的夜生活不再受限制。如果你在东京便会看到,夜市直至三更尽,才五更又复开张;“要闹去处,通宵不绝”。你如果在杭州,也会发现“大街买卖,昼夜不绝,夜交三四鼓,游人始稀;五鼓钟鸣,卖早市者又开店矣”。

到瓦舍勾栏中观看表演,也是你度过一个愉快夜晚的好选择。瓦舍勾栏,是宋朝城市的娱乐中心,类似于今天的大型夜总会。瓦舍之内,设有勾栏、乐棚,东京城内规模最大的瓦舍,内设“大小勾栏五十



宋朝市民在园林游玩

宋朝的城市,满大街都是茶坊、茶肆。东京的朱雀门外,“以南东西两教坊,余皆居民或茶坊,街心市井,至夜尤盛”;旧曹门街的“北山子茶坊,内有仙洞、仙桥,仕女往往夜游,吃茶于彼”。杭州也是“处处各有茶坊、酒肆”。

正因为它的神秘,识得女书的人越来越少,女书传统文化亟须传承保护。于是,这种本来专属于女性文字,向大众开放了,不论男女老幼,都可以到江永县的女书园小岛上,学习这种优美的文字。

“四字女经,教儿聪明,娘边做女,莫出闺门,笑不露齿,坐不摇身,



宋朝市民在观看表演

余座”,而最大的勾栏“象棚”,居然“可容数千人”。勾栏中日夜表演杂剧、滑稽戏、讲史、歌舞、傀儡戏、皮影戏、魔术、杂技、蹴鞠、相扑等娱乐节目。瓦舍勾栏的节目是要收费的。收费分两种方式:一种是收门票,先购票再进入勾栏观看节目;另一种是免费入场,但在表演之前会有专人向现场观众“讨赏钱”。为了招揽观众,勾栏还会张挂“招子”,写明演员名字与献演节目,跟今日剧院贴海报做广告没有什么区别。

(摘自《羊城晚报》)

去过206个州县,80多座名山

像李白那样才能叫旅游达人

大部分古人,一辈子连自己的家乡都走不出去,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走得远一点儿。而李白的一生,从25岁出蜀开始,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,去过的地方比许多现代人都多。据统计:李白先后去过206个州县,80多座名山,能去的中国之地他差不多转了个遍。

能跟他相比较的历史名人,前有司马迁、郦道元、玄奘,后有汪大渊、郑和、徐霞客、李时珍等,可是这些人和李白的情况不一样。司马迁是为了搜集史料,郦道元是为了考察地理,玄奘是为了从印度搬佛经,汪大渊、郑和是有政治任务在身,李时珍是为了修药典,都是为了工作。而李白没什么具体工作,也没什么明确目的,他四处游历,悠游闲逛,没有日程,这才是旅游的心境。

李白玩得很疯,哪怕是在他离开长安后的低谷时期,也没闲着。别人郁闷,都是结个草庐或者偃卧孤村,就地郁闷。李白倒好,特地跑到东鲁去郁闷,还顺手写出了“安得摧眉折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”这样的诗句给自己打气。

李白之所以写出那么多汪洋恣肆的想象力杰作,不仅是因为旅行能积累经验,也因为旅行提供了足够多的空闲时间。

唐代交通要么靠腿,要么靠牲口或船,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赶路上。那么长的时间,一个人干坐着实在太无聊了。那么打发时间最好的方式,就是开脑洞。

不要小看这些空闲,很多杰作都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诞生。以李白的才华,再加上这么多空闲时间,能碰撞出何等杰出的作品,不问可知。他的几首开脑洞的名作,比如“飞流



李白

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、“云从海上出,人物镜中来”,“兴酣落笔摇五岳,诗成笑傲凌沧州”,“黄河西来决昆仑,咆哮万里触龙门”等等,皆是旅途中触景生情写下的诗句。

李白有一首《游泰山六首之一》,最能说明他这个习惯:“登高望蓬瀛,想象金银台。天门一长啸,万里清风来。玉女四五人,摇下九垓。含笑引素手,造我流霞杯。稽首再拜之,自愧非仙才。旷然小宇宙,弃世何悠哉。”只是一次普通的登高而已,杜甫、陈子昂最多感慨一下人生历史,可人家李白往那儿一站,从“想象金银台”开始,想象力就如同脱缰野马一样,再也勒不住了,竟然描绘出一部玄幻大片的场面来。可见李白的脑洞,开得真是随时随地,到后来已成为习惯了。

(摘自《新华每日电讯》)

古时江永闺蜜通过女书交流

女书是湖南南部一个名叫江永的小县女性创造的一种文字系统。广义上的女书还包括用这种文字书写的作品以及写有女书的物件。

形式上,95%以上的女书都以诗歌和歌词的形式存在。七个字一句或者五个字一句,可以唱也可以读,载于纸、书、扇、巾之上,涉及婚嫁、祭祀和交友等各种内容。

提到女书,不少人觉得神秘。的确,在过去,这是只有女性才能看懂的文字,连很多著名的语言学家都曾感叹“闻所未闻,见所未见”。

过去,女孩不能上学读书,无论在家中还是在社会上地位都不高。在压抑的环境下,她们聚在一起,有的还结拜为姐妹,一边做女红,一边用这种独特的性别文字唱读和交流。

女书大部分是七言诗体唱本,载于纸、书、扇、巾之上,涉及婚嫁、祭祀和交友等各种内容,有一些作为书信,有一些则作为日记,承载了她们的喜怒哀乐。

在1931年出版的《湖南各县调查笔记》中有如下记载:“每岁五月,各乡妇女焚香膜拜,持歌扇同声歌唱,以追悼之。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,似蒙古文。全县男子能识此种文字者,余未之见。”

正因为它的神秘,识得女书的人越来越少,女书传统文化亟须传承保护。于是,这种本来专属于女性文字,向大众开放了,不论男女老幼,都可以到江永县的女书园小岛上,学习这种优美的文字。

“四字女经,教儿聪明,娘边做女,莫出闺门,笑不露齿,坐不摇身,

轻言细语,话莫高声。”短短一首诗,可以念出来,更可以唱出来,婉转动听。字里行间,虽还是旧社会对女子的要求,但如今它所传递的意义,早已不如文字本身的价值重大。

那细长的文字,犹如踮着脚尖翩翩起舞的女子。从右至左,左低右高,只有点、竖、斜、弧几种笔画。女书所记录的语言,是当地的土话。因此,每一个女书文字对应着多个不同,但土话发音相同的汉字。单看一个字,难以得知它代表着哪个汉字,取何意,只有联系上下文,组词成句后,才可辨认。就连当地正在学习女书的姑娘,有时也认不准这些字。这不,手里宣纸上写的是“待人以和为贵”,年轻的姑娘就认成了“大人以和为贵”。

在女书园,学堂并不闲着,每年都有免费的培训班对外开放。但要学习女书不是件易事,因为,如果不懂得当地的方言土话,根本难以入门。

这些女书歌谣和诗篇,翻译成汉字时不押韵,但用当地话说出来,却是韵脚整齐。同行的人不禁感叹,大部分懂得女书的妇女汉语水平都很弱,却能作出这么多押韵的诗句,真了不起。

从过去不被人熟知,到逐渐走入学术界的视野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女书,甚至在电影《雪花秘扇》中,都出现了两位女子用女书通信的情景。当然,作为独特的文化现象,女书还将走向世界,传到世界各地参加交流。想必,女书字典的出现也指日可待吧。

(摘自《广州日报》)

掌故

“出人头地”的由来

公元1057年,苏轼、苏辙兄弟同时赴京赶考,结果双双金榜题名。那一年,主考官是欧阳修。欧阳修当时正在倡导诗文革新运动,主张文章应明道、致用,反对华而不实的浮夸文风。苏轼的文章写得潇洒豪放,风格浑厚,欧阳修见了大为惊喜,准备点其为状元。当时的考卷是密封的,欧阳修觉得这份试卷的风格与他的得意门生曾巩相似,怕点了自己的门徒为状元,被人非议,于是就把苏

轼点为第二名。后来欧阳修得知卷子 是苏轼的,很是后悔。他曾对老友梅尧臣说:“读苏轼书,不觉汗出,快哉,快哉!老夫当避路,放他出一头地也。”这就是成语“出人头地”的来源。欧阳修的意思是说,自己应给这位有才华的青年让路,让他有施展才华的机会。

现在,人们就用“出人头地”来形容超出一般,高人一等。

(摘自《新语文学习》)

“大雅之堂”在何处

北宋时,文学家黄庭坚力主恢复杜甫诗歌现实主义创作传统。被贬涪州(涪陵)期间,他“欲尽将杜子美两川双峡诸诗,刻碑藏蜀中”。眉州丹棱县名士杨素问之,专往请黄庭坚挥毫落墨,由他在家乡丹棱笔架山刻碑建堂珍藏。

元符三年(公元1100年),全部工程竣工。黄庭坚为之题名曰“大

雅堂”,并作《大雅堂记》。他认为杜诗与《诗经》《离骚》一脉相承,只有这些作品才是“大雅”之作,才有资格登堂入室。书写杜诗,刻碑建堂,是为了使“后之登大雅堂者,能以素问求之”。此举张扬开来,能动诗坛文苑。此后,人们遂借能不能登“大雅之堂”来评说一件作品是高雅还是粗俗。

(摘自《北方新报》)